

# “假宽带”：真问题，还是伪问题

项立刚：“假宽带”这样的假概念，除了挑起网络战，无任何价值

吕本富：如果宽带服务打折扣打到了“缺斤”的地步，应该通过舆论制裁之

2011年12月22日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》称，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在使用“假宽带”。所谓“假宽带”，即网民使用的实际宽带下载速率，低于运营商提供的名义宽带速率。报告还称，宽带费用方面，内地固网宽带用户上网1M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13.13美元，是越南的3倍、美国的4倍、韩国的29倍、中国香港的469倍。

这份报告激起一片哗然，“假宽带”也迅速成为网络热词。对此，有专家表示提出“假宽带”这个概念本身，是DCCI在“自我炒作、哗众取宠”；也有专家认为，虽然“假宽带”的说法不科学，但是，“假宽带”现象是事实。而中国电信相关负责人回应称，运营商提供的家庭宽带多为共享宽带（非独享宽带）是各国普遍做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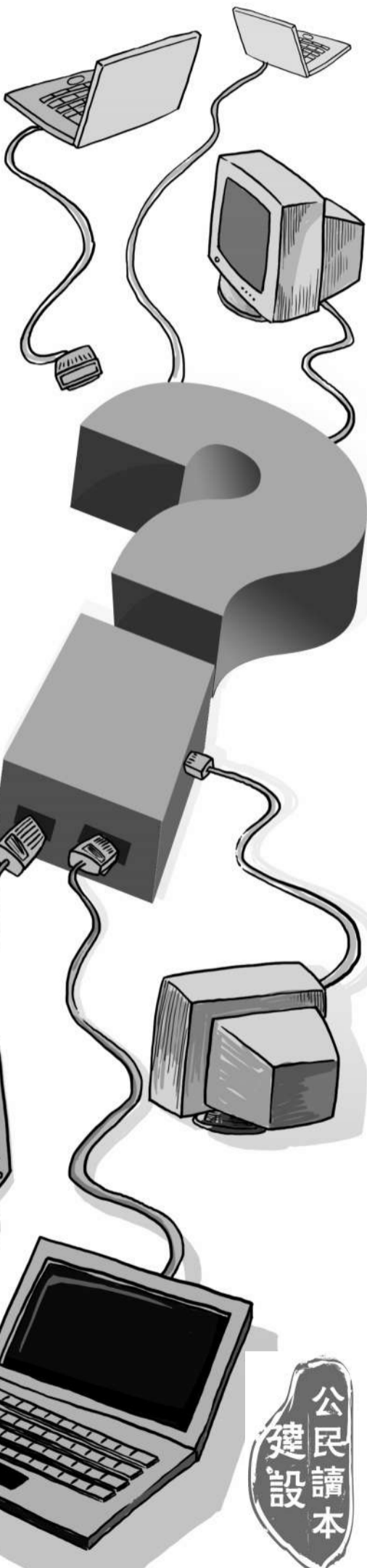
日前，工业和信息化部表态，工信部将推动实施“宽带中国”战略，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，加快推进3G和光纤宽带网络发展，扩大覆盖范围。争取到2015年末，城市家庭带宽达到20兆以上，农村家庭达到4兆以上，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家庭达到100兆。

那么，“假宽带”的事实究竟是什么？讨论“假宽带”问题，有多少实际意义？家庭宽带的世界普遍做法到底是什么？为此，本报专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吕本富教授，知名电信专家、飞象网CEO项立刚。

本报时事访谈员 曹保印

新京报漫画师 曹春雷

责编 高明勇 实习生 熊睿 美编 叶绿 责校 张彦君



## 项立刚 “假宽带”是自造概念

新京报：针对DCCI在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》中所称的“假宽带”，你觉得是真问题，还是伪问题？

项立刚：典型的伪问题。理论网速和实际网速存在差异，实际带宽要受服务器、传输、交换机、光端机、五类线等多种因素影响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实际带宽和标称最高带宽是一样的。如果说“假宽带”，全世界用的都是“假宽带”。这是一个常识。

新京报：全世界用的都是“假宽带”，难道就可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？也可能全世界的运营商都在忽悠用户。

项立刚：不能这么说。全世界都是这样做，说明我们是和国际接轨了，我们的做法是国际惯例。当然，我必须要说，像韩国、日本、美国等国家，他们的网速的确比中国快，但也没有理论网速那么快。

新京报：依你的观点，“假宽带”本身就不存在，只是DCCI生造出来的概念。难道DCCI不懂你说的这个常识？难道认可“假宽带”问题的科学院教授吕本富也不懂这个常识？

项立刚：对，就是生造出来的概念，其目的是哗众取宠。我是干实业的，吕本富他们是做影响力的，出发点不一样，利益诉求也不一样，懂不懂这个常识，这些专家心里很清楚。

对“假宽带”之说，我极度反感。中国的宽带建设无国家战略，未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去考虑。“假宽带”这样的假概念，除了挑起网络战，无任何价值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本质所在。中国宽带建设要加油，要靠政府多加油，要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，单靠炒作假概念有害无益。

新京报：你说DCCI是哗众取宠，言重了吧？

项立刚：这个要问DCCI，它自己心里最清楚。虽然我和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的创始人、总经理是很好的朋友，但我依然要这么说。要知道，炒作“假宽带”这样的概念，引发的社会后果很严重，激愤的群情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，而且不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。

新京报：你这样说，既得罪了网民，也对不住朋友，就不怕

被万夫所指，说你是运营商的利益代言人吗？

项立刚：我不是运营商的利益代言人，只说我了解的事实，我只是我自己的发言人。作为行业专家，不能因为怕被人骂，就说假话、说外行话，说挑动公众神经的话。要知道，一旦刺激了公众的神经，让大家陷于不了解真相的狂躁中，对谁都没好处，只有破坏性，没有建设性。专家要做的，就是把常识告诉公众，把真相告诉公众。

新京报：中国的宽带市场，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好？给个建议吧。

项立刚：宽带市场要真正发展，需要出台国家战略，把宽带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之一，有规划、有步骤、有政策、有投入，少做形象工程，多建设实在网络，形成国家、运营商、消费者共同投入的机制。日本、韩国都已经把宽带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，投入大量资金，出台大量刺激宽带发展的政策，使其宽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中国每一户都达到光纤宽带的速率，仅靠运营商不现实。

## 吕本富 “假宽带”的客观事实

新京报：DCCI在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》中所称的“假宽带”，你觉得是真问题，还是伪问题？

吕本富：“假宽带”作为一个名词，或者作为对一种现象的概括，我认可，“假宽带现象”的存在是客观事实。所以，是真问题。

新京报：但是，反对“假宽带”说法的人，会这样问：你说我的宽带是“假宽带”，那么，你倒拿出一个“真宽带”来给我看。

吕本富：你如果说是真的，作为商品，按照网速标准规律，必须名副其实。那么，你说宽带一兆、两兆，可我的实际运行速度是这个吗？所以，你要么承认“假宽带”存在，要么承认运营商违反品牌商标法，卖的东西不实在。

比如，卖一杯水，一百克就是一百克，不存在理论上卖一百克，实际上只给八十克的事。如果速度达不到，你就标注实际速度，很简单，为什么非要标注实际上达不到的理论速度呢？运营商告诉消费者最高状态可以达到四兆，也按四兆收了消费者的钱，可是，为什么不告诉最低的速度呢？这分明就是在忽悠人。

新京报：项立刚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你是做影响力的，他是做实业的，你们出发点不一样，利益诉求也不一样，不懂或者故意不懂他所说的常识。你认可吗？

吕本富：我是做互联网技术科班出身的，项立刚是做通

信技术出身的；我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，跟李彦宏一个系，有着做技术的背景。说我“不懂常识”，那才是真不懂常识。我们要尊重常识，但什么是常识，不是谁说了算的。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》的70%到80%比较严谨，因为有国际数据的对比，但还有20%到30%不严谨。

新京报：针对《中国宽带用户调查》称运营商宽带“缺斤短两”，中国电信有负责人回应说，运营商提供的家庭宽带多为共享宽带是各国普遍做法。项立刚也表示这是“国际惯例”，说明我们和国际接轨了，这是他认为“假宽带”是炒作概念的核心观点，你怎么看？

吕本富：在“缺斤短两”问题上，我挺胡延平，挺这个调查报告，他把“假宽带”认为就是宽带缺斤短两。这个比方非常好。“短两”可以原谅，“缺斤”不能原谅，不但不能原谅，如果服务打折扣打到了“缺斤”的地步，还应该通过舆论制裁之。

说到和国际接轨，我们往往是“有利的接轨，没利的不接轨”。比如说，美国各大运营商之间的网络结算是一个联盟，不能随意给对方设置障碍，但在我们这里就很正常。几个大的运营商还好一点，假如说你是小的公司，比如过去的铁通就受欺负，因为大网吃小网。在互联网界，这个现象依然存在。中国宽带的速度，7年前

是领先的，但现在在全世界的排名逐渐下降，只排在第71位。能和国际接轨了吗？

新京报：在你看来，宽带应该是公共服务，还是商业服务？

吕本富：从中国信息发展的角度来说，作为公共服务比较合适。我们现在不是特别强调社会公平吗？“信息接入权”也是公平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对居住在偏远农村的人来说，信息获得权是其获得发展机会的重要渠道。信息接入权，会对社会起到重要的拉平作用。但事实上，政府还没有这么做，还是作为商业服务，不管包月、还是包流量，都是在收钱。据我所知，宽带收入是固话运营商最大的收入。

新京报：自“假宽带”事件以来，公众的议论很多，观点也各不相同，这种对公共事件的讨论，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？

吕本富：我有时候怕媒体采访，媒体一追，有时就把原来的视线焦点转移了，慢慢就没有了。但是，这一次对“假宽带”这个公共事件的讨论，却相当成功。一来，电信运营商没有特别反驳，只是解释了一下；二来，相关部委领导马上就说明年“降价提速”，这是关键。所以，2012年我们肯定有实惠，网速提高了，但钱不多收。问题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解决的，这个实惠也许不是一次性解决，但会逐步解决。

公民读本  
建設